

色旅游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3]。例如：关于革命纪念馆建设，就需要展现出独特特点，能够在外观上就吸引大众参与。然后，采用现代化陈列方式使大众与“历史”距离越来越近，不再产生陌生感、距离感，为大众对历史文化探究、学习起到促进作用。最后，完善革命纪念馆内部设施，如：利用多媒体设置情景剧，反复播放革命文物历史内容，选择一种开放式讲解方式，使每位大众都能对革命文物有一定了解，增强大众保护意识与欲望，全面扩大革命文物保护队伍规模，使更多人都参与到红色旅游中，去感受历史、学习历史、探究历史，从而增强自身综合素质。

结语

红色旅游与革命文物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无论创新发展红色旅游事业，还是重视革命文物保护，都引起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结合红色旅游与革

命文物保护实施现状详细分析，能够重视红色旅游创新发展，优化革命文物保护理念，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宣传力度，突出红色旅游创新意义，建设革命纪念馆，为革命文物提供安全场所，使红色旅游与革命文物保护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王晋晓.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与红色旅游发展研究[J].理论与当代,2019,6(01):61-63.
- [2]赵一光.挖掘革命历史档案推动红色旅游发展[J].办公室业务,2017,3(07):55-55.
- [3]陈琳.发挥革命文物在红色旅游中的作用[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32(11):50-52.

爆竹钝响声中的生命倾诉 ——鲁迅小说《祝福》的主题多重解读

崔孝斌

(安徽省肥东第一中学)

【摘要】《祝福》是鲁迅小说的经典，一直被选入在高中语文课本。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大多从“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角度进行解读，这样的解读，可以突出祥林嫂形象的社会意义。但单一角度解读，容易把主题固定化、公式化，遮蔽了《祝福》的丰富的主题内涵，如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的揭示，祥林嫂在痛苦煎熬中的生命苏醒。

【关键词】《祝福》；主题；封建礼教；集体无意识；生命倾诉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6.351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在这蛰伏着愚妄欢呼的祝福礼中，在这夹杂着冷嘲热骂的爆竹钝响声中，卑微而无助的祥林嫂发出微弱而悲凉的生命苏醒。循着祥林嫂最后的生存轨迹，我们试着寻找悲剧根源，去解读小说中蕴藏的主题。

一、封建礼教的摧残

“反封建、反礼教”，是当今教学《祝福》时主题表达的主流观点，人教版《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也明确地表明这一主题。《祝福》塑造了祥林嫂这样一位处于最底层的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封建传统思想与传统道德摧残下走向死亡的悲惨命运。通过毁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封建礼教的罪恶，通过毁灭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永远记得这个凄惨的女人——祥林嫂。

小说中写到，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镇的环境是旧社会的缩影，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封闭世界。在鲁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是如此。封建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的四根绳索被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祥林嫂被囚禁其中窒息而死。鲁四叔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几个本家和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生活形态，维持着鲁镇的生活秩序。

小说中鲁四爷话语极少，六句话，57个字，可字字如铅丸，沉而重，冷而硬。鲁四爷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禁锢身边的一切，在枷锁桎梏下，最终导致祥林嫂的精神崩溃。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镇，鲁四爷皱起眉头，嫌弃她是一个寡妇，只是祥林嫂通过自己的勤劳暂时得到了认可。当祥林嫂被婆家抢走时，他只说了句：“可恶！”“然而……”。鲁四爷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可恶这样地抢人行为影响了鲁家的声誉；然而婆婆动手抓儿媳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也不必说什么了。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家时，鲁四爷认为祥林嫂“败坏风俗”。即使祥林嫂捐献了门槛，祭祀时依然不能用她。四婶一声喝令“你放着罢，祥林嫂！”粉碎了祥林嫂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勇气和希望。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来说，鲁四爷本人不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然而，从精神实质上讲，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封建礼教才是杀死祥林嫂的真正“罪魁祸首”。

二、集体无意识的劣根

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它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简单地说是，社会中的公共无意识或公共潜意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这几千年“封建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

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祥林嫂第二次到了鲁镇，“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重复的背后照出了鲁镇人的灵魂，写出了鲁镇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在鲁镇人心理上的积淀。具体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宗法迷信已经深深烙在了鲁镇人的灵魂深处。鲁镇所有的人包括祥林嫂自己和“善女人”柳妈，都认为寡妇再嫁是错误的。旧的礼教已经以一种神圣的标准、公理的化身被当时的人们不自觉地接受、维护和遵守，已经化为血肉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它不是以一种凶恶的被人反感、对抗的形式吞噬、残害人，而是以一种人人自觉奉为神圣、公理、正确的形式吞噬、残害人。

“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

这些老妇人“特意”寻来听祥林嫂的悲惨故事，“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她们不是同情祥林嫂，而是以祥林嫂的痛苦，填补了自己空虚的生活。镇上人们的看客心理，驱使他们猎奇、偷窥，或冷漠旁观，或将一切悲剧事件转化为闹剧。在喧闹中把“被看者”挤到边缘位置甚至绝境，然后，扔掉这个陈旧的玩物，心满意足地离开、遗忘。祥林嫂在鲁镇人的贪婪的目光中消失了，在鲁镇人的咀嚼中走过了她悲惨的一生。《祝福》中“看客们”的出现，为祥林嫂的遭遇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祝福》不悲在人人都对祥林嫂施恶，而在于人人都没有感觉自己在施恶。看客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体无意识。

正如现代女作家丁玲所说：“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地里赶，是一样使她增加痛苦。”鲁镇的人们以各式各样的声响传达封建礼教的意志，汇聚成一声钝响，弥漫在鲁镇的上空，撕裂了祥林嫂仅存的一点希望。一路走来，命运总是捉弄祥林嫂，让她成为一个没有春天的女人，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境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把深广的忧愤投射于人类愚昧和国民劣根性的创作取向。看客们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残害别人，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病态的灵魂制造出一个悲寂世界！

三、个体生命的苏醒

如果在祥林嫂的身上只有身世之悲与精神之苦，则她的人生还不足以成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透过所谓礼教吃人以及封建迷信吃人的传统主题看到了祥林嫂形象的有价值方面，那就是看到了个体生命的苏醒。几千年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国劳苦大众变得麻木愚昧，对封建礼教自觉维护，对封建迷信深信不疑。但祥林嫂却对此表示“怀疑”，面对现实的处境，祥林嫂由对封建礼教“追随”“拥护”到“怀疑”，这其实是“觉醒者”的表现。

“我真傻，真的”，这是祥林嫂发出“弱者的哀号和生命的倾诉”。虽是微弱的声音，却也是对命运的反抗。祥林嫂在鲁镇人的生活圈中挤进又被挤出，这就让她感受到了失去人生尊严的苦恼和困惑。祥林嫂这样的疑惑，是寂寂中一种罕见的疑惑。反复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祥林嫂呼号的悲惨——逃离、反抗、诉说、询问，直到临死前，她还在怀疑灵魂的有无。在她生命的尽头之前，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有无。这个问题不是偶然提出的，她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不公与残忍。祥林嫂的追问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时，在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是在逼到绝路上时，才迫使使其不得不怀疑它，这是种对集体无意识的怀疑，是对这个充斥封建礼教的世界的质询，这是种对集体无意识的怀疑、质询，我们看到了祥林嫂怀疑和质询的意义。

祥林嫂把比死亡更可怕的“困惑”交由一个“出过门、读过书”的“我”来回答，而害怕承担责任的“我”的回答使她精神上得不到所需要的安慰，尽管主观上“我”是善良而同情她的，但客观上，我的回答没能解除她的“疑惑”让她摆脱痛苦，从而拯救她的灵魂与肉体。我没有勇气面对祥林嫂提出的问题，无力去帮助祥林嫂摆脱封建束缚。衣衫褴褛的祥林嫂与“我”对话时，执着而有力的不是“我”而是祥林嫂，这正是鲁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深刻的反省与严肃的批判，鲁迅格外地敬重那些能够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的人，敬重那些能够在人生的痛苦中觉醒的人。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是小说意义的核心。小说本身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编辑和文本之间的多元对话，这是一个思想碰撞和精神交流的过程。打破一元论的解读方式的禁锢，为学生提供各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激发和指导学生自主地学习探究，有效地引领学生创造性地多元解读文本，这是课堂教学该有的状态。